



楊孟煌

出生：民國四十二年生

學歷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

現職：國立北港高中（91.8.1）退休

曾發表之作品：詩集「劍塵詩鈔一卷」、「秋興」；詩評介集「中學白話詩選」
詩集「最後的夢土」；散文集「等待黎明」即將出版。

獲獎紀錄：國軍文藝金像獎二次、71年青年詩人獎、嘉雲南文學獎、72年名列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。

散文 第二名 最後的鹿仔樹

創作理念

本文有二條主軸：其一是鹿仔樹、其二是「不也可以居」，歷史與個人相互交錯，次第展開。

鹿仔樹和梅花鹿、平埔人共享台灣肥饒的土地與豐沛的雨水，族群繁茂、生生不息！而漢人渡海之後，梅花鹿滅絕、平埔人幾近消失，而鹿仔樹已然失去他們的領地，只能殘喘苟延於荒地、溪岸和亂葬崗……

「不也可以居」構思自古來讀書人的夢想。「不也可以居」地廣二畝，花木植栽、小溪野塘、山水瀑布和瓦屋涼亭，無一不與自然相互閱讀，更與騷人墨客相和相合；然最后卻不得不離開一手建構的夢土！

二條縱軸以鹿仔樹銜接，文末一起消失在「一陣梅花鹿群驚慌的蹄聲，從背後即將被毀的鹿仔樹林逐漸傳來，超越我，奔向東方無言的山脈……」

最後的鹿仔樹林

一、

恍惚中房內一片氤氳，乍然甦醒，只見絲絲白霧自窗櫺的細縫中汨溢流了進來；起身拉開檜木長窗，一隻野斑鳩撲翼而去，才驚覺窗外已罩滿白紗似的茫霧……

決定出去瀏覽最後一眼。穿過頂、下落瓦屋的迴廊、煙聲水瀑的中庭天井，咿啞聲中，我打開堂前兩扇實木大門的門門，推門而出；突出的虎門之外，全是一片迷濛的晨霧。踩進前庭的草地，宿夜的露珠爭相和我裸現的腳踝打招呼；洶湧而來的茫霧，似貓般躡足、輕輕舐舐我衣著以外的肌膚，尤其是髮梢之際和裸頸之後。走出大門，即使一切已被湮沒，我仍然可感覺到他的存在：一株蹲踞在牆角一小塊土地上，頑強地抗拒宿命的鹿仔樹！

走在門前的產業道路上，沒有任何車輛和行人；甚至應已來到田間的農人也還耽於夢境之中。田埂已濃霧淹沒，霧，像勾茨一般黏稠，令人分辨不出田中那畦是包心白、那隴種花椰菜或垂掛細長豆莢的菜豆；只有一人多高竹架上的聖女小蕃茄，欺近細看，才能發現她們嬰兒般酡紅的臉龐，瑟縮地躲在密葉之中。偶有撲翅聲掠過，想必是哪隻野斑鳩或提早飛越台灣、要到南洋過冬的候鳥吧！

回頭遙看自己親手打造的家園，圍牆以下，都籠罩在白紗之中，往上漸層稀釋；只剩樹梢上尚有薄煙淡霧，包括大門外牆角的那株鹿仔樹和兩楹瓦屋灰色的屋瓦依稀可辨；而十餘米高的南洋杉，獨自佇立在迷霧之上，那是我回家的標的嗎？又有誰為我在樹梢高掛一盞燈籠招喚我？

二、

太陽從玉山顛升起，剎那間，一束束金光揭開蔥籠草原的面紗。草尖上方，猶垂掛著昨夜的露珠；一簇簇低海拔灌木林，依族群各自劃分盤據他們的領地。四百年以前，在南台灣的平原上，時間的輪轉並不明顯、歲月的遞遷也無關乎生民。綠草，高可沒膝；而灌木林，閒蕩在大草原邊沿和各處。

平埔族人，在南台灣平原肥美的土地上與世無爭地生活著。遠眺東方，巍峨的玉山總是凝視著這片土地、以及他們，像守護神般盤手佇立，看他們悠遊自在、無憂無慮。他們過著簡單的游獵生活：渴了，有清澈甜美的溪泉；餓了，只獵取他們能夠填飽這一餐的獵物；有時候，他們也在野火焚燒草原過的泥土中灑下穀物的種籽，而後，交給南台灣豐沛的雨水和露珠滋潤種籽、灌溉種籽，向大地祈討一些裹腹的米糧。在這裡，沒有貪婪的心；有的只是簡單和滿足。

尤其是那一叢叢的灌木林。他們有著掌狀的綠葉，葉背長滿了極細的絨毛；在太陽照射這塊大平原時，他們開了花、結了果，果實由綠轉黃、由黃變橙，接著披上雞血般的鮮紅，而後墜落在生長的土地上。他們耐旱、同時也耐澇，不管是濱海沙丘崙後，或沿溪淺渚的河床，都有他們族群孳生不息的領地。他們的學名叫「構樹」、俗語叫「鹿仔樹」；在混沌未開的台灣南方大平原中，他們是最強悍的族群，豢養著、庇護著大草原中最美麗、最溫馴的使者——梅花鹿。

梅花鹿和他們共生共存：平埔族人和鹿仔樹，共享大平原豐沛的水源和蔥綠的草原；梅花鹿群在草原中嬉戲奔馳、也鹿仔樹林裏悠遊覓食，也在庇佑他們的大草原上毫不吝情地展示他們美麗的皮膚——棕色發亮的毛皮上，不規則地灑印著梅花花瓣般的白點，看起來是如此優雅、高尚而充滿原野的氣息！

三、

除了荒蕪的野丘和陰森森的墳地，鹿仔樹已然失去了他們亙古以來的領地，只能躲在歷史和漢民族的陰影下苟且求生了；和失落的平埔族人以及滅絕的梅花鹿一起低泣……

他們，在一小塊國有荒地中殘喘苟延了下來。沿著小火車輕便鐵道和農路交接處，有一塊長約一百米、寬約十餘米到三、四米的國有荒地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一顆鹿仔樹的種籽浪跡到這裡，沒有耕種就沒有災禍，很快地，他在荒地上藩衍他的子孫，迅速瓜瓞綿綿、成樹成林，驕傲地在荒地裏落地生根、宣示他們已重建他們的新領地。荒地邊緣有一棟老舊的日式宿舍和一對年逾七十的老夫婦，宿舍前有一棵跟他們年紀相仿的台灣土種蓮霧；聽說老夫婦和老蓮霧樹親眼目睹這片鹿仔樹林如何從一株、二株、十株到茂密成林，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。

鹿仔樹林之外，則是一畦一畦單一的經濟農作。這個地方名喚「菜園」，顧名思義，除了水稻之外，人們在這兒栽種單一的經濟農作物。有人種玉米、有人種菜豆，有時是茼蒿、有時是蒜苗，辣椒、蕃茄、地瓜、皇帝豆……真是族繁不及備載；只有在冬末年關之前，不約而同地，所有的農地裏都開滿了金黃的菜花，黃在陽光下更顯得斑斕奪目！不遠距離外的鹿仔樹林，冷眼看著大地被切割成不同的背景、植上不同的作物，鹿仔樹卻無力拓展他們祖先往日的領地；昔日的榮耀，只有在風中、在林中，被棲息的鳥類和動物所歌頌！

平埔族人呢？梅花鹿群呢？祖先所熟悉的名字，都被寫進歷史之中——

四、

四百年前，某一個酷熱的夏日午後，一艘舢舨停靠在河口搶灘登陸；這些人看起來是如此疲憊！黝黑乾癟而多縐紋的臉，刻蝕著飢荒和戰亂。肥沃的大草原，彷彿是他們離鄉背井後唯一可以落腳依靠的地方；他們夢想在這裡建立

他們的新家園。

然而這個地方原來是屬於平埔族人、屬於梅花鹿和鹿仔樹林的。後到大平原的漢人們，以有限的語言，比手畫腳和平埔族人溝通，承租他們的土地、入贅他們的女人、騙取他們的土地；用鐮刀、斧頭和火把，與長草、鹿仔樹林交涉、談判，一塊塊草原被焚毀、一簇簇鹿仔樹林的領地被併吞被侵占，大屠殺於焉展開；不多時，草原上潔淨如紙，新劃出一隴隴的農田取代了原有的莽野和鹿仔樹林。漢人們仗著優勢的農耕技術、勤奮苦幹的精神和偽善欺詐的謀生技倆，不但逐漸佔有了大平原、也逐漸侵入平埔族人的血脈；平埔族人，很快地消失在漢文化的洪流中……

而梅花鹿呢？原本隨時可見、曾悠遊自在於這大草原的鹿群，只留下一些些蹄聲在風中；他們又到哪裡去了呢？「鹿寮」、「鹿草」的漢人地名散佈在平原各地，取代了原有的平埔地名；「鹿港」則是漢人對待梅花鹿群不言而喻的證明。平埔族人在茂林豐草中獵捕他們所需的梅花鹿；母鹿依然帶著仔鹿逐水草而漫遊，鹿群仍然壯大，一群群踏遍大草原的任一方；然而，漢人並不如此寬待，有計劃地圍捕他們、獵殺他們，剝取他們美麗的皮毛輸出到東瀛、醃製他們的血淋淋的身軀回售到大陸，一年輸出四十萬張皮毛的「鹿港」，究竟能承載多少梅花鹿驚慌的蹄聲？

平埔族人消失了，只留下一些瓶瓶罐罐和檳榔遙念他們的祖先；梅花鹿不再奔馳躍在大草原上，只有在動物園的豢養圈裡才能看到他們失去光彩的眼神；至於鹿仔樹林呢？平原上已無林相的存在；只有在溪埔、在墳場亂葬崗、在陰暗罕無人跡的角落裡才能找到他孤單的身影，在夕陽下負隅頑抗，意圖恢復他們失去已久的領地；只是——

五、

他們在這裡重建了他們的新領地。一邊是日式木造，連接台糖輕便小火車

的鐵軌區；另一側是雙叉斜過的產業道路，平日只有農人使用，其他，罕有人至。新領地面積約有五、六百平方米，雖然不夠壯闊；但這卻是鹿仔樹經歷浩劫後族群唯一的希望。

鹿仔樹雖已成林；可是卻無法拓展他們的疆界，只要一踏出這片領地，即刻被鄰近農地的農人撲殺。因此，在無法新拓展、不斷被擠縮的惡劣情況下，他們充分地利用領地中的每一吋土地，讓每一株新誕生的仔樹都有活下去的空間。這批新領地的子民、努力地繁衍、努力的活著，只爲了替他們遠古的祖先做見證。不過，鹿仔樹林並不排拒其他的外來客，大方地把臨路部份土地，讓給了一杆被遺棄的桂竹，二、三個清明過後，桂竹陸續掙出十幾杆筍仔，而後不久，十幾杆筍仔都抽長成竹，高越林梢了！此外，農路轉角處移來了一叢燈籠花，在這裡落戶定居，春秋二季，提著鮮花亮麗的燈籠，向路過的行人和回巢的歸鳥招搖！

而鹿仔樹林內，自我形成了一個自足而完美的宇宙。在多霧的清晨，我停下車來等待竹雞媽媽帶著一群圓滾滾的小竹雞，搖搖晃晃、連滾帶跑地穿過農路；回家的黃昏，車子在鹿仔樹林邊輾過了一截東西，下車一看，才知道一條杯口粗的青草蛇橫屍輪下。鹿仔樹林梢，是鳥類的天堂，春末夏初，總有一群小野斑鳩，撲著粉粉啡色的新翼，在林梢間練習飛翔。

林內繁密、陽光稀疏，那是田鼠的家，碩鼠碩鼠，田鼠肥大多汁；野貓就把小貓養在鹿仔樹林內了。

冬來時，一群過境的白鷺鷥高傲地站在鹿仔樹林梢，迎著風、面對夕陽，優雅地拍動雪白的長翼，一如他們祖先每年必經的長路；白鷺鷥們必然親眼目睹鹿仔樹林們興衰史吧！浩劫後，這是他們所見的、唯一成林的鹿仔樹；沒有梅花鹿遨遊林內的鹿仔樹林！

六、

十餘年前，我從城鎮市中心遷徙到這裡，落腳且準備生根！我用心規劃兩楹瓦屋，用來耕讀之用；挖掘一面野塘，塘中築亭，用來招喚遠到的白鷺，建成，名之曰：「不也可以居」。

「不也可以居」地廣總二畝，遠離城鎮十餘里之外，除隔壁一對老農，並無近鄰。大門外右側，有芒果樹及碗口粗鹿仔樹各一，剛遷來此地時，他已踞於牆角，不忍斫去。大門內，有棕櫚樹叢、高挑的身影與左側十餘米高的南洋杉遙遙對峙。沿南洋杉而內，有一排十株龍柏，是我親手栽植，粗如手臂、高約三米，冬末以枝桠燻煙臘肉；右側池岸牆邊，次第排列三株樟樹、一株酪梨及二欖椰子樹。中間一方野塘、塘中建座涼亭，可觀水中月、夜半亦可垂釣；塘後有小溪，沿屋右蜿蜒而來。三川虎門兩側，栽種紅蟬、黃蟬、含笑及桃花各一，餘地皆披草坪。瓦屋左側是一條車道，右邊植鳳仙花，沿屋角伸展；左邊有芒果樹一排，年愈二十，綠蔭成蓋，樹下種大、小型玫瑰及孤挺花若干；並有釋迦、文旦、酪梨各一，年皆有獲，多分予蟲鳥享用。

屋後車庫一，車庫後建半場籃球場，兩側各種六株小葉欖仁，葉如傘蓋、層遞而上，春初新葉，鵝黃嫩綠，令人不忍離去傘下。樹下有複瓣茉莉各三、二株，春秋二季，得花數千朵，可以賞花、可以供佛也可以曝曬入茶。球場後方有一片空地，右側種了株台灣香蕉，成串香蕉金黃耀眼、在欖熟透，取其中一、二排、餘留予飛鳥；酪梨樹二，年值荳蔻，尚未有果實可嚐。左側台灣土種蓮霧一，幹如腰粗，可攀爬、可抓金龜仔；果小色青，後轉淡紅，夏末纍果數百顆，偶摘食以回憶童年外，皆留予蟲鳥或還諸大地。

空地上，偶種些瓜果菜蔬，除自食或贈予友人外，並與蟲鳥共享。絲瓜欲攀高架，牽牽纍纍，晨大如指，黃昏即粗如兒臂；苦瓜亦令人擊掌，一暝長一寸，三兩天不注意，即長成婀娜多姿、膚如凝脂，垂掛於架上了！小蕃茄更惹人憐愛，酡紅的臉如嬰兒般，一簇簇相擁躲於絨葉後，嬌羞可人！依時序，春

栽玉米或地瓜，夏初可烤可煮；冬末或播茼蒿、芹菜，年末可增味圍爐。黃昏時候，麻雀滿庭，亦不少斑鳩漫步園中；餘之鳥類，或引吭高歌；黃粉彩蝶，亦翩翩飛舞。秋來夜深，偶見螢火蟲們一一提著燈籠四處隨意遨遊，燈火一閃一滅，道盡世間諸多愜意或滄桑！

七、

太陽逐漸西沈，在鹿仔樹林梢潑灑了一抹金粉，金粉越灑越多、顏色也就越重，最後，林梢被紅霞籠罩；天空，被夜色逐漸覆蓋……

趁著夕陽餘光，農人在田裡加快他們的動作；耕耘機噗噗噗駛了過來，忙著把收成的作物裝箱上架，以便連夜北運到都市。黃昏的農田是沒有閒著的；鹿仔樹林也熱鬧非凡！成群結隊的麻雀，一路上吱吱喳喳、吵吵鬧鬧地回家了，只能用「吵翻天」來形容！而斑鳩們，乘著晚風、駕著夕陽，在他們族群的領空裡巡曳；其實，這片天空為所有鳥群所共有！田

鼠們伺機而動，在剛採完的菜園中蒐集剩餘的糧食帶回林內。鹿仔樹林沉默無言；而寄居的客人們，夜生活卻剛開始！

夜色降臨了。有時是夜黑風高，冷颼的北風如針刺般刮過鹿仔樹林，刮起陣陣刺骨的沙沙聲，像極了驚悚片釀造的氛圍！林中黑暗陰森，膝蓋以上全是參差不齊的枝桠，烏雲遮住弦月，月光的河流不進林內，彷彿精靈鬼怪即將重回人間！有時明月高照，皎潔的月色灑遍林梢，柔風徐拂，鹿仔樹們群搖起舞；半昧的白鷺偶被吵醒，拍拍翅膀，重新立好他們的站姿；而林中地面，生物鏈正在循環：覓食回家的田鼠，在歸途中遭野貓追殺，僥倖逃過一劫；入得了林內，又必需躲避蛇類的獠牙！竹雞把巢築在樹幹交叉處，以濃密厚實的乾草和鹿仔樹葉來柔軟他們的床褥和躲藏天敵。鹿仔樹呢？在夜色中，成熟的紅果一顆顆墜落，掉落在林中，等待竹雞仔、田鼠或其他鳥類將他們帶離林子，冀望能找到一個全新的領地！

聽說這片國有林地已標售出去了，不久的將來，會有人來，或許是使用怪手或曳引機，將鹿仔樹林全部剷除。不知道他們是否已得知這個消息？三、四十年來，他們據守這塊荒地；但是，歷史的宿命好像又跟他們開了個玩笑！大預言中，他們的族群到哪裡才能再找到他們最後的香格里拉？

八、

「不也可以居」兩楹瓦屋中間夾雜一個天井，遍植草木，有假山瀑布、上下兩池，池中皆養錦鯉，水聲終日不歇；前後二落瓦屋則以迴廊相通，上張細網，不論晴日艷陽或陰雨狂風，於天井內均可靜觀冥賞。天井中曾養數隻鸚鵡、三對白紋，巢室池邊枯木及金桔樹上。鸚鵡善於歌唱，終日聒絮不停；天性聰穎卻又不安於室，連袂啄掀細網，逃逸出走；某日醒來，竟聽見他們於屋外引吭高歌、示威嬉鬧！紋鳥性純良善、極乖巧，飼以食物即來啄食，「小鳥依人」確可比擬；可惜警覺性不高，被挖土潛入或從屋頂翻下的田鼠獵殺一空，往往剩下白羽數根和血漬一灘。最後，鳥去巢空，只遺啼聲迴旋於天井之中……

瓦屋前落由虎門進入，雙扇實木門厚重堅固，跨過門檻，迎面是一片木牆，高及天花板、中空兩柜，可透視天井。右側是神明廳，除祭祀祖先牌位外尚供奉五年千歲，那是先父在世時祈刻回家祭拜的，迄今已逾六十年。供桌分頂、下桌，十餘年前，我尋訪各地木工老師傅，最後才以台灣檜木整材刻製。神明廳後方是琴室，以拱門與餐廳相望，諸多文人雅士，曾於此用餐飲酒。天井右側、兩落瓦屋之間為客廳，騷人墨客酒醉飯飽之餘，多於此賦歌吟詩；而政壇人物則不免在此諮商政情、針貶時事。客廳中備茶、酒及咖啡吧檯，個取所喜、各取所需，酒酣耳熱之際，鐘瓦齊鳴、口水與懸瀑齊飛；運籌帷幄之時，不免慷慨激越，與水聲合而為一了！

瓦屋後落書房一、臥室三。架上書籍複疊，亂而無章；六尺長桌則是筆墨

橫陳，牆上有「秋盡江南圖」與客廳靜老的拓墨山水遙相呼應。「不也可以居」中墨寶畫作不少，有贈予有蒐藏。臥室每室至少三扇木窗以上，均以原木為地板。主臥室東側是一扇長窗，寬十二尺高二尺八，可見窗外田水活絡、秋苗齊揚；天清氣朗之時，甚可遠眺遠方山脈、阿里山披雪。長窗下有小溪，與天井兩池暗通，而外接前庭野塘。小溪岸遍栽野薑花及玉蘭樹二株，每至夏末，野薑花化身為千百隻翩翩的白蝶，隨著南風，香氣和身影飄進窗內；而春、秋之時，玉蘭盛開，部份摘以供佛祭祖，餘者留之枝桠，蘭香悠長，幾佔全年之半！尤其清晨時分，麻雀亂我於樹上，好似喚我起床；黃昏即臨，卻又吵雜群聚、婆婆媽媽不已了！

十餘年匆匆過去了。晨霧已逐漸褪去，鹿仔樹林又開始一天活潑的生機；我信步走回「不也可以居」。小竹雞又成群橫過馬路。十餘年就只這麼一眨眼，在這裡，曾留下觀樂、也曾意氣風發；但最後卻不得不離開此地！霧已散盡，庭草青蔥、花木依然扶疏；而大門前那棵鹿仔樹呢？新來的人家，是否允許他繼續生存？

我似乎聽到一陣陣梅花鹿群驚慌的蹄聲，從背後即將被毀的鹿仔樹林逐漸傳來，超越我，奔向東方無言的山脈……